

清明,去令狐山看看,是我多年的愿望。那里农历三月十四举办庙会,颇为热闹。传说令狐子伯年轻的时候曾避难于此,得到了郝奶奶的收养,从而努力上进,攻读不息,终于通过举孝廉被朝廷录用为官员,晚年成为了楚国相公。为感谢郝奶奶的养育之恩,令狐子伯重回故地,寻找恩人郝奶奶,但斯人已去。令狐子伯长跪不起,决定在山上修寺建塔,供奉郝奶奶塑像,并起名慈母。

但我这次来,却不是到慈母殿许愿求签的,而是到与之不远的岭上寻找一棵树,拜会一个人。

这个岭,人们习惯叫红旗岭,是当年新四军战斗过的地方。硝烟散去,曾经的荒山野岭,如今绿树成荫。整个山仿佛都裹在琥珀般的浓绿里,不见河流与鸟,却闻流水声与鸟声,如银瓶乍破、珠落玉盘,声音甚是好听。刘老就住在岭上,他就是我此次寻找的人。车到山下,就不能前进了,我们只好步行。上山的小径,斗折蛇行,边上的藤草葳蕤,似是好久没人走过了,我深一脚、浅一脚,三弯九拐,终于随村支书在一间老屋门前停下。

门前的树下,坐着一位老人,正是刘老。刘老80多岁了,身子却还硬朗,阳光照在他的脸上,仿佛镀了一层金光,刘老看见我们,笑着说,我住在这,两个月都没见来人了,早晨喜鹊叫,就知贵客到。

村支书呵呵地笑了,说:“刘叔啊,不是我说您,高龄补贴也不下山去领,是不是把树当媳妇了,天天守着不累啊!我们这次来,一是送高龄补贴,二是谢老师想问一下兄弟树的故事,还请您老讲讲,不要卖关子哦!”

“你知道兄弟树?”刘老两眼盯着我,透露出一道清柔柔和的光,嘴里喃喃道:“总会有记得这棵树的。”

“是的,我查了县志等相关资料,知道新四军四支队曾经以藕塘为中心,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在这里与日寇发生过激烈战斗,牺牲了很多同志。”我顿了一下,又说,

“听人讲,当时有一位战士在这岭上栽下了一棵松树,说这棵松树就代表他自己,永远为死去的战

友站岗放哨。”

“对,那是一棵英雄树,是在烈士流血的地方成长起来的树。也是咱兄弟树。那种下树的战士是咱兄弟,也姓刘,叫刘喜旺,是湖南人。在部队走的时候,他让我们家每年清明的时候,在树的周围,给咱牺牲的战友烧烧纸,替他尽一份心意。”刘老说这话的时候,眼里泛起了泪花。

我问:“刘喜旺是你的兄弟。这是怎么回事啊!”

刘老看着我,自豪地说:“喜旺哥虽说是湖南人,但和咱一个姓啊!他为人特别地好。来我们村的时候,也不过十七、八岁,最爱唱《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人啊,十分地勤快,常和别的战士一起为我们家挑水,种粮。那年

同胞射击。”刘老愤怒地举起了拳头,在空中挥舞着。“鬼子可恨,汉奸更可恨,这些人为了个人利益,置国家和民族道义而不顾,当敌人的走狗,太不应该了。”

“唉。”刘老叹了一口气,说:“现在有些人也差不多,为了利益,竟打起了兄弟树的主意!”

“什么?有人想动兄弟树?”我吃了一惊。

“为了钱,不认祖宗的人多了去了。”刘老愤愤地说。

“你们一直在说兄弟树,我说刘叔啊!这树还在不在啊!”在一旁的村支书,终于忍不住了,着急地问。

刘老说:“我带你们去,就什么都知道了。”

一说能见到兄弟树,我立刻兴奋不已。刘老在前,我与村支书跟在后面。想不到的是,满头银发的刘老站起身行走时,却是健步如飞,村支书还好,我平时没走过山地,多少有点跟不上了,走得气喘吁吁,落在了后面。刘老一边催促着让我跟上,一边挥舞着手臂比划着这一片山林,对我们说:“三十多年前,这周围都是树,有乌柏、榆树、银杏等,最多的还是槐树和松树。人走在里面,像跳进了海里,没有熟人带,会迷路的。”我擦一擦汗,抬头看看,有些树并不大,稀稀疏疏,也不像是有30多年的老树,难道刘老有什么事,没有告诉我?

在一个斜坡上,刘老站住了,捋了捋风中飘舞的白发,鼻子微微颤动着,说:“山间万物都是有灵性的,一只蝴蝶,一只小蚂蚁,都知道山林是它们的家,树也一样,你用心待它,它会长得更大、更高、更壮,让你心存喜欢。兄弟树就是这样,自从喜旺兄弟种下后,就不断地生长,个头越窜越高,很快超过了周围所有的树,像棵钻天杨,力压了边上所有的树,威武地像个将军,那些周边的树都甘愿成为他的兵,只等一声令下,立刻掀起滚滚波涛。”“可哪棵才是兄弟树呢?”我问。

面对我的疑问,刘老伸手指向边上一指:“这棵就是。”

“这棵吗?”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学校也曾有过5棵梧桐树,树龄估计50多年了,在盖前面办公楼的时候,被锯掉了,当时还被县委宣传部批评了一通。50多年的树,当时的树围,我用手环抱一下,够不到自己的手指。眼前的树,虽说个头也很高,凭经验,我敢断定这不是有70年的老树。

(未完待续)

兄弟

谢 鸿

头,人们都没吃的,三天两头还有伪顽乡下抢东西,但自从来了新四军,这些狗东西老实多了,不敢随便骚扰村子了,不然我们不知道要遭殃到什么时候。我母亲,那年肺气肿,昏倒了田里,是喜旺哥背着去了部队卫生所,才捡回一条命。你说,这样的兄弟到哪里找,是不是和亲兄弟一样地亲!”

我点点头,问:“那,你的这位喜旺兄弟回来看过你们没有?”

刘老默然了,低下了头。说:“兵荒马乱的,活着不容易啊!我们全家守着兄弟树,就是盼望着有一天,喜旺哥能回来看到这树,看看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我又问:“你还记得小时候,那场战斗吗?”

“怎么不记得?那年我都八九岁了。应该是冬季二月份,雪好大,满世界都是雪。清晨的时候,白雾缥缈一样,

没想到,由于汉奸的告密,鬼子还是摸了上来,我们新四军战士就在这片山地上与敌人展开殊死战斗,子弹到处乱飞,像马蜂一样,蜇人痛啊!密集的枪声震得高处的雪“噗噗”地往下掉,多远处都听得见。那个领头的日本鬼子骑在马上,“咿里哇啦”乱叫,后面有鬼子,还有汉奸,这些汉奸都是中国人啊!却不干人事,端着枪对着自己

“你点点头,问:“那,你的这位喜旺兄弟回来看过你们没有?”

刘老默然了,低下了头。说:“兵荒马乱的,活着不容易啊!我们全家守着兄弟树,就是盼望着有一天,喜旺哥能回来看到这树,看看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我又问:“你还记得小时候,那场战斗吗?”

“怎么不记得?那年我都八九岁了。应该是冬季二月份,雪好大,满世界都是雪。清晨的时候,白雾缥缈一样,

没想到,由于汉奸的告密,鬼子还是摸了上来,我们新四军战士就在这片山地上与敌人展开殊死战斗,子弹到处乱飞,像马蜂一样,蜇人痛啊!密集的枪声震得高处的雪“噗噗”地往下掉,多远处都听得见。那个领头的日本鬼子骑在马上,“咿里哇啦”乱叫,后面有鬼子,还有汉奸,这些汉奸都是中国人啊!却不干人事,端着枪对着自己

定远县“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征文选登

锥子山啊,大沙河

杜卫国

我不想用苍白的语言
描写你们的成长足迹
人类的进化史
没有你们的历史久远
锥子山啊,大沙河
我只想请你们
用铁的事实见证那段
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

战争,是国家的利器
可强盗们的丛林法则
总是让暴力化身为真理
为了攫取利益
侵略者们何来悲悯与同情

在这座苍老的山峰上
面对敌人的腥风血雨
锥子山,你偷偷哭泣
在这片柔弱的水面上
面对豺狼的倒行逆施
大沙河,你暗自流泪

漫漫长夜终于黎明出现
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
正义之剑斩妖除魔
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锥子山啊,你的松树林
成为日寇的埋葬所

写给新中国70华诞

吴传训

七十春秋漫漫吟,
废墟谁叫遍生金。
五洲通暢丝绸路,
万里葱茏友谊林。

碧海劈波堪亮剑,
银涛探月自鸣琴。
人间换了沧桑易,
不变依然中国心。

浅笑别离

魏明菊

斟一杯青涩的岁月
邀你我同饮
细品三载温婉的记忆
或喜或悲的故事
点缀我们青春的芳华

书一笺稚嫩的文字
深深浅浅的墨痕

留下我们清丽时光的馨香
曾经的过往
丰盈流年的画册
唱一首别离的笙歌
擦去不舍的泪水
换上甜美的笑容
友谊之花开满心房

这一树一树的花开
这一程一程的山水
感谢彼此温柔以待
愿诸君余生岁月静好!



旗舰领航忆少奇

董书冰

(上接第1074期)

就在新四军攻打下定远县城的

3月12日当天夜里,刘少奇与郑位

三(中原局委员、皖东军政委员会书

记)、彭康(路西省委组织部部长)等

领导商议,委派新四军江北指挥部

统战科长魏文伯同志出任定远县抗

日民主政府县长。3月17日在定远

城,举行了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

大会。会议开了三天,圆满结束。

就在国民党反动派攻定远新四军

第五支队主力西调,路东地区空虚之

时,驻军津浦路东段的国民党

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纠集6个

团,约10000多人的兵力,于1940

年3月19日向半塔集第五支队留

守部队约2000人发起进攻。3月22

日,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和新四军江

北指挥部电示新四军第五支队留守

部队:“动员和组织一切力量,坚守

半塔,待路西主力军挥戈东援,歼灭

韩德勤。”3月26日,刘少奇通过陈毅

急调已渡江北上,在苏北江都一带

活动的新四军叶飞部挺进纵队,抢

渡运河西援,在江苏六合境内的马

集重创韩德勤主力独立旅。3月28

日,罗炳辉率第五支队主力、苏皖支队

和第四支队第七团回师路东半塔集。

3月30日,新四军分四路乘胜追击

韩德勤,将其击溃,最终把他们驱逐到淮

河北岸南三河畔。本次战役共毙、俘

敌3000余人。陈毅同志对半塔集保卫战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半塔保卫战是固守待援的范例。在华中,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才有黄桥。”

定远自卫反击战和半塔保卫战的胜利,也充分地展现了被称为“刘九书柜”、善学博学的刘少奇同志,虽然1916年考取湖南讲武堂只学过8个月的军事,1921年7月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只学过9个月的政治、军事,1922年春回国后一直在白区从事工会和党政工作,但他却具有卓越的协调大战役指挥作战的能力。因此,也大大提高了刘少奇同志在党内外的威信和影响力。

少奇同志1939年到定远的光辉历史已经翻过80年了,仿佛就发生在清晰的昨天!刘少奇等战斗生活在定远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定远漫长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作为后来人,我们应该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时刻铭记这段永载华夏千年的辉煌历史,不能忘记对光耀星空伟人的记忆。

新时代,新任务,新追求!在今天这个清明盛世的美好时代,伫立在定远杨村刘少奇旧居前,我们定远的父老乡亲深情缅怀少奇同志的丰功伟绩。

(完)

旗袍风韵

哈锦林

(上接第1074期)

今年以来她们更加努力,刻苦训练,经常应邀参加演出。先后参加了定远县第二届广场舞大赛、唱红歌大合唱表演,都取得了好成绩,获得现场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掌声就是对她们最好的评价和鼓励。

近日她们又完成了几场演出。7月30日参加了全省禁毒宣传晚会、7月31日晚参加了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2周年的双拥晚会,这两次都上演了书法旗袍秀《水墨兰亭》,队员们把旗袍韵味与书法融合在一起,惟妙惟肖,给人不一样的视觉体验,将活动推向高潮。禁毒晚会上书法家吴为礼先生现场泼墨挥毫写了“全民禁毒”;双拥晚会上,定远县书法家协会主席许文生先生书写了“军民鱼水情”,当两名旗袍佳丽抬起书法家的作品向观众展示的时候,全场沸腾了,纷纷跑上舞台近距离拍照。队员们动作整齐划一,书法家泼墨挥毫,这两场精彩的表演感染了现场所有的观众们,掌声就是对她们最好的肯定。

俗话说,台上几分钟,台下一个冬。进入七月份,队员们每天练习个小时,腰酸背痛也毫无怨言。队员们虽然大都已年过半百,但仍能按时参加每天几个小时的排练,冒高温,顶风雨,一练就是一个月,从不间断,却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她们这种对艺术的追求对祖国的热爱精神值得赞扬和学习。队员们说,我们能有现在的幸福生活,都是党的政策好。我们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以后,精神生活也要提高档次,提升我们的修养和素质。

曲阳小城,穿旗袍的女人屈指可数。然而,一些大型的活动,社交场合,婚庆宴席都会有许多女子身着旗袍,就是在曲阳大街上偶尔也会走过几个穿旗袍的美女,她们身上散发着旗袍的韵味,引来无数羡慕的目光……

(完)

副刊邮箱:dyxwfk2015@163.com

每到夏季,农田缺水时,水库的水会源源不断的输送到田地里,为栽植水稻、灌溉旱苗提供便利之水。当夏季洪水经过时,它可以蓄水,缓解洪水的威力,减轻洪水对农作物的伤害。秋冬时节,它可以储蓄大量的水,为来年的庄稼蓄积充足的水量。湖水成为农业旱涝保收的有力保障。现在,水库里的水又是藕塘镇居民自来水用水的重要水源。

新集湖是一片生态湖,湖水清澈,无污染,均来自于山

夏的阳光。远处有个渔船,在水上缓缓而行,在远山的背景下,显得格外有诗情画意。在我身边不远处,有垂钓者正在专注的垂钓,享受这份清闲和雅致。湖面上不时有鸥鹭上下翻飞,鸣叫,与水波戏舞。视野的辽阔让人心旷神怡,感到心界特别开阔。新集湖是一幅水墨画,清新自然;新集湖是一首小诗,短而明快的绝句;新集湖是一幅书法精品,上面写着“生态”二字。

有意思的是,当我走下堤坝,走到湖东面的浅滩前,发现有一个破旧的汽船停靠在岸边,早已锈迹斑斑,没在草丛中。我准备试图靠近时,忽然,从里面飞出两只白色鸥鸟,把我吓了一跳。可奇怪的是,鸥鸟只是在上空徘徊,惊恐的鸣叫,始终没有离开。妻子说:“可能这只鸟在船的附近做窝了,说不定在孵育幼鸟呢,是我们惊吓了它们。他们没有走开,显然是在护卫家园,保卫小鸟吧。”为了不破坏他们,我们很快